

【转基因专题研究】

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挑战

阎莉¹, 李立², 王晗¹

(1. 南京农业大学 思政部, 江苏 南京 210095; 2.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自诞生以来,生命原本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现象,但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涉入,生命正在经历着被设计、重组和改造的命运。以自然存在方式为特征的生命本真状态独立于人为操作之外,体现为单一性、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借用转基因技术对生命的改造旨在打破生命单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固有特征,将生命带入工业化生产环节,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生产和运行相匹配,所要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可重复、可操作、可预测的生命存在状态,进而使生命从自然状态转向人类社会工业化的一个分支,生命由此成为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生命;自然存在方式

中图分类号:Q9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5-0084-07

生命自然存在方式是生命依据其本性而展现的过程,这些本性决定了每一种生命,甚至每一个个体生命总是以如其所是的独特方式显现。自诞生之初到现在,以自然方式显现的生命体已经延续了几千几万年。如今,随着转基因技术涉入生命领域,生命存在方式的自然特性却要发生彻底的转向。借用转基因技术所要获得的生命展示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存在状态,进而使生命从自然状态转向人类社会工业化的一个分支,生命由此成为可被计算和操作的对象物。

一、以自然存在方式为特征的生命本真状态

自诞生之初到现在,无论是简单到以单细胞方式存在的生命,还是复杂到以人的高智商为标志的生命,无一例外在自然界延续了几千几万年的生命存在方式都不是以制造的方式存在,而是以自然方式存在。这似乎已经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了。那么什么是“自然”?如何从自然的意义上理解生命?

英国科学史家洛伊德曾经在他的《早期希腊

科学》中提出,希腊科学发端于两件事情:一是发现“自然”;一是理性的批判和论辩的习惯。虽然洛伊德这里所谈及的自然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解,指的是希腊人建立了一种有别于神话思维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1],但是关注自然的话题却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宏大巨著《形而上学》中专门用一章篇幅阐述自然的含义表明了这种关注。他认为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自然,分别是:(1)生长物的生长;(2)生长物的种子;(3)自然物的运动根源;(4)质料;(5)自然物的本质;(6)任何事物的本质。这六种含义之间虽然有细微差别,但是仅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physis 一词的基本用法是事物的本性、本质、本原,是事物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内在原因,而不是指自然物或作为自然物的集合的自然界。”^[1]这表明,自古希腊以来,自然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本质存在。本质是事物存在的根源,是人们理解事物的根据。本质源于自身。如此以来,当我们说“生命以自然方式存在”,标明自然方式是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或者说自然方式是生命成其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方式不需要外在力

收稿日期:2013-06-16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研究(11&ZD172)”；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阻力及对策研究(SK2012011)”
作者简介:阎莉,女,南京农业大学思政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李立,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文化。
王晗,女,南京农业大学思政部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

量的给予或强加,是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拥有的内在规定性。

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自然具有“本质上处于优先部位”的特征。自然的优先性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观点。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指出:“要想证明自然这东西的存在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明摆着有许多这类事物实际存在着,反而想用不明白的来证明已明白的,表明这种人不能辨明自明的东西和不自明的东西。”^{[2]44}对于自然的优先地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自然具有最后的根据的意义;另一方面,自然持有最高的根据的意义。“最后”表明自然的先在性和原初性,“最高”显明自然拥有无法辩驳的先决性和超越一切的判定性。这些特征表明自然不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它还是限定和规约人行为的尺度,规定着人行为的边界与境域。

当最初以自然方式存在时,生命必然打上自然的烙印,拥有自然的特征。依据这种特征,生命不是其他,而是使生命成其为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无法借用语言言说,只能用心灵去体会,如同爱默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其面前,千形万状如风中的雪花四下飞散,它自己隐而不露,它的成就在它前面,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它显现在动物之中,从粒子和微刺开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变化,走向最高的对称,自然而然地达到完美的结局,没有突变,没有飞跃。”^{[3]29}在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生命以其自身方式历史地存在着,独立于任何控制和操作。

具体而言,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生命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以及不可重复性。这些特性相对于人的认识而显现。尽管在科学探索领域,有一门以研究生命特征为标志的生物学学科,以此为职业的生物学家也取得了不少认识成果,但是对于“什么造就了生命”这一问题,生物学家却始终不能给出满意答案。其中的原因不是生物学家不聪明或者不努力,而是生命现象表现出的自然存在特性将生物学家的探索变得异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对于生命存在的自然特性,一些生物学家称其为“自主进化”。“自主”意味着生命现象的存在和进化都是以自身方式显现,这些方式既非靠外在力量获得,亦非人类的意愿能够改变。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生命使得历经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存在的生物,无论是简单的低等生物,还是复杂的高等生物,各自都有合理的组织和很强的生存适应能力,达到了即使

是人为设计也未必能够获得的高度。“就每种生物而言,进化得都十分完美,要达到这种高度,起码要用到人类已知的甚至人类还未知的不同门类的科学理论及高超的创建技能,要有复杂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甚至还需要深邃的美学修养。”^{[4]3}这种具有或超过人创建技能的特征普遍地存在于生活在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身上,即使是那些看似简单的生物也具备了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能力。我们透过蜜蜂对蜂房的设计来看看生物的奇妙技能:“蜜蜂的巢峰是一个六角形的管状体,有六面房壁,每面房壁又各组成其他巢房的房壁,这是节约建筑的最佳设计方案。在底处以三个长菱形封闭起来,形成一个倒置的棱锥体。三个长菱形中的每一个又组成反面(即底对底的)房的1/3房底,实际等于正反两层房对在一起共用一个房底,不仅省料,也省工,极度合理。”^{[4]16-17}对于蜜蜂所具备的绝妙设计能力,达尔文由衷赞美道:“凡曾看过蜂房的,对于它的精巧构造如此美妙地适应它的目的,除非笨人,谁不热诚赞赏!我们听到数学家说,蜜蜂已实际上解决了一个深奥的数学问题,它们取最适当的形式建造蜂房,以耗费最小量的可贵的蜡质,达到储藏最大容量的蜜。曾有这样的说法,即便是一个熟练工人,用合适的工具和计算器,也很难建成与真形相似的蜡房,但它却是由一群蜜蜂在黑暗的封箱内所造成的。它们能够造成所有必要的角度和平面,或者甚至它们怎样能察觉出它们是做得对的?”^{[4]16}其实,不只蜜蜂有这样的能力,从自然而出的每一种生物都拥有同它们生存环境完全适应的自身能力,鱼鳃和鱼鳔代表了鱼类适应水中生活的发明创造,袋鼠的育儿袋则是为养育后代而准备的附件,鸟的羽毛则是为在蓝天飞翔而预备。更为奇妙的是,即使是同为鱼类,双孔鱼为了适应在山涧湍急的河水中难以用嘴呼吸的问题而设计了双孔很好解决了矛盾。在自然界中,如同双孔鱼一样自行设计功能以适应生存需要的生物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生活于自然中的生物没有任何一种不能靠自身的能力而生存,它们个个都是与生存环境相切合的高手。

对于生物自我生存能力的认识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达尔文建立于生存斗争之上的自然选择是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解释,但是近年来,自然选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生物学家更倾向于认为各种生物拥有的能力难以用某种理论给予清楚解释,甚至难以找到可以用于解释的理论。基于此,生物学

家将生物所拥有的生命现象看做是“自主的”。显然,用“自主的”术语解释如此纷繁复杂的生命现象并非最好的途径,但是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值得人们关注。在我们看来,自主意味着生命具有不受任何人为制约和控制的使其成其为自身的特征,这种特征即是生命自然方式存在的内在规定性,面对这样的规定性,人注定了不可超越生命本质的命运。

二、转基因技术为生命存在 设立的既定方式

当生命以自然方式存在时,它是不带有任何技术的痕迹,是一种自有的存在方式。而与此相反,通过转基因带出的生命却是一种现代技术的产物。

转基因技术的实质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改造这些物种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朝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我们注意到,转基因技术首先是一种隶属于人操作范围之下的技术,因此具有技术的特征;其次,转基因技术所针对的对象是生命体,涉及的是生命现象的事情。

对于技术,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其看做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是人们用于制造原本不存在的物品的手段。但是现象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技术的追问》中,将技术解释为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则是具有促逼特征的解蔽方式。吴国盛从存在论的角度将技术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他看来,人是一种没有先天规定性的动物,因而需要技术获取一种存在方式,技术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敖德嘉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了对技术的思考:“其他一切存在者都与其客观条件——自然或环境——相合,唯独人不同于、不合于环境;但如果想在其中生存,又只能接受它强加的条件。人不与环境一致,只不过置身于其中,他有时能摆脱它,退入自身内部。在这超越自然的生存时段(抽身离开对自然需求的料理)中,人发明、开展第二类活动:生火、盖房、耕种田地、设计汽车。”^{[5]266}因此,技术是人为了脱离自然的控制而设立的行为,其实质是人为了满足需求而强加于自然的改造,与人适应环境相反,技术是让环境适应人,促使人实现改变世界之所是的愿望。

从以上对技术的解释可以看出,无论是将技术

理解为工具,还是人改变生存状态的生存方式,设立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自然。这就注定了,人一旦运用技术操作自然,自然作为技术的对象一定会被改变。以此为根据理解转基因技术,当这一技术被用于生命运行过程时,生命必定被改变。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出现和运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重组或改变原本由自然决定的生命体的基因,其具体操作过程是: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存在于某个生命体以外的目的基因导入该生命体细胞或组织中,改变其遗传组成,并迫使被改变了的遗传组成可以在生物后代中表现出来。

从转基因技术作为技术而言,其本性就是要按照人所设立的目标对生命进行加工或制造。按照技术哲学家阿伦特对制造本质的理解,“制造,即工匠人的劳动,在于物化。……作为人工制品的创造者,工匠人一直是自然的破坏者。而依靠自身或驯养动物以维持生存的劳动的动物,虽然可能是一切生物的统治者和主宰,但他仍然是自然和地球的仆人;唯有工匠人才表现为整个地球的统治者和主宰。既然他的生产力可以见诸造物主的形象,以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人则由既有的东西进行创造,那么,人的生产力注定会导致一场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因为只有破坏了由上帝创造的部分自然之后,才可能建立起一个人造的世界。”^{[5]106}转基因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破坏和重新建造的过程。虽然许多学者辩称转基因技术同传统技术一样不过是对动植物的遗传改良,而且他们从自然自身存在着基因突变和重组的现象推出基于转基因基础上的技术改良并未改变基因的自然特性或者只是小范围改变而已,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以技术特征出现的转基因技术恰恰不是依据自然特征改变生命,而是以人为设立的目标为其目的。从转基因技术运用的目的来看,就是要打破自然的限制,实现生命在自然中不能实现的基因转移和改变,或者突破在自然中基因漫长突变的过程,实现基因的瞬时突变。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目的,进行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生物学家已经明确告白:“转基因技术与传统技术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

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6]从目前运行情况看,转基因技术已经成功实现了所设立的目标,依托转基因技术产生的各种动植物也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命体。虽然转基因技术目前还没有涉足所有的生命体,但是从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来讲,原则上,这一技术可以涉入一切生命体,可以打破物种之间的界限,实现物种之间基因的随意转移。无论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现实功能是好还是坏,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即转基因技术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反对,这种反对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转基因技术打破了自然存在的物种之间的界限,使自然进化中一直保持的同一物种才具有的遗传特性被改变,不同物种之间可以进行遗传特性相互渗透和转移;其次,转基因技术改变了自然物种的进化方向和速度,使得在自然进化状态下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第三,转基因技术改变了由自然安排和决定的生命特征,使生命成为可以被人为设立、改变和操作的现象;第四,转基因技术试图取代生命由自然规约的存在方式,将生命带入一种可以被设定的方式。由此,在转基因技术的努力下,生命可以按照人为设立的既定方式而被随意改动、变更、操作,生命负载的纷繁复杂性也不再成其为自然特性的标志。

对于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反对,许多学者从伦理角度给予了批评,认为这种反对违反了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是对生命存在的不尊重。然而,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反对不只是伦理层面上违反自然的问题,而是对生命自然特性的现实挑战问题,这种特性督促人们需要在现实层面反思转基因技术改变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问题。

三、转基因技术之下生命从自然存在转化为可被计算的对象物

在转基因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说,生命存在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存在。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生命即使不是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至少也是独立于人的操作之外,表现为单一性、独特性以及不可重复性,以至于人们在自然中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

的生物。这种特征显现于所有生命现象中,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无一例外,生命都以单一独特的方式存在着。为什么生命会以如此单一独特、不可重复的自然方式存在着?一些生物学家将其解释为生物多样性使然,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可能采用自然选择或者自主进化加以解释。虽然解释不一而足,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以单一性、独特性及不可重复性自然方式存在的生命是最佳方式,生命在自然界已经延续了几千几万年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自然拥有不可比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特征。

如果从生命存在方式呈现角度看,似乎转基因技术同自然没有什么差异,它们都将生命带入无蔽状态,这也正是一些转基因技术支持者持有的观点。按照他们的理解,转基因技术仅仅是工具或手段,而且它对生命的操作并非完全以人的意志为目的,而是从自然规律出发,以适应自然规律为前提。因此,转基因技术仅仅是加快了基因重组的过程,仅此而已。但是事实上,转基因技术与生命自然涌现有着迥然差异。首先转基因技术对生命的呈现采用的是促逼的方式,其特征在于以命令的方式逼迫生命必须采取特别的样式呈现,如果生命不配合,研究者会采取各种方法逼迫生命就范,而决定生命本质的自然完全被遮蔽,甚至被作为反抗者予以反驳,生命存在的背景也完全被修饰,似乎生命存在的方式就应当是转基因技术所给予的。在转基因技术规定下,生命存在方式的自身性、反抗性、相异性、不可捉摸性都消失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回应技术要求而立刻到位,“它们只对技术操纵来说才有意义。处在这种状况中的东西就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在思想上不再是对象,因为对象在它的对立中总是还有某种程度的自身性、反抗性、相异性、不可捉摸性;而这些东西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展现中已经看不到了。”^[7]按照存在论的观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是对存在状态的彰显,表明存在为之存在的非人为性,而转基因技术旨在改变这种状况,使生命从本真状态进入人为规定框架。转基因技术规定了生命存在的方式,使生命存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沦为持存物。生命存在方式不再是彰显自然特征或上帝创造的伟大,而是技术座架的产物。在这样的座架里,技术成为决定生命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原因,甚至生命的诞生过程和延续周期、生死命运都由技术来操纵。更为彻底的是,转基因技术已经不是工具或手段意义上的执行者,而是直接和唯一的决定者。在其宏大规定下,

生命成为被动者和受造者,生命存在的主体性特征完全丧失。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最初涉足生命时就旨在打破生命单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固有特征。在转基因技术运用之前,人们对生命的涉及至多停留于认识层面上。经历转基因技术对生命加以改造和转化之后,生命存在方式从原来仅有的认识意义的层面扩展到具有实践价值的应用,生命存在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展示自身,而在于其所包含的有用性特征,生命由此从原有的本真状态进入到一种可以被使用的操作状态。这里的被使用不是生命本身所传达的信息,乃是为着实现转基因的目的而被人为赋予,甚至是被强加或促逼。事实上,转基因技术所包含的方法特征表明了这种目的性。为了分离目的基因,转基因技术专家通常使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对目的基因和载体进行切割;为了实现基因转移,转基因技术专家使用连接酶将目的基因与载体连接形成重组质料,再通过基因扩增技术(PCR)克隆更多的重组DNA分子;为了将外源性重组DNA导入细胞中,转基因技术专家使用病毒、精子、注射器、电子枪等方法。^[8] 尽管对这些方法的运用被转基因技术专家看做手段,但是在存在论哲学的解释框架下,转基因技术落入到促逼、摆置、订造和持存生命的解蔽特征。之所以是促逼,是因为转基因技术不是顺应自然秩序对生命加以改造,而是以超越自然的要求对生命进行人为打造,并迫使生命朝着被预订的方向改变。摆置意味着人们只从技术的需求方面对待生命,消解生命的自然本质状态,把生命摆置在技术需求之下。订造意味着生命不再是为了自身内在价值的体现而显现,而是为了配合转基因技术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呈现,生命由此沦落为技术对象的存在物。在转基因技术支配下,生命必然被带入持存,生命“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动性,完全听凭人类的摆布,甚至连自己作为‘对象’的权利都被取消了。”^[9]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涉入生命运行过程本不是为着生命更好地存在作为目的,如果是为此目的,生物学家大可不必费时费力进行转基因研究,因为自然已经赐予生命最好的存在方式。借用转基因技术所要获得的生命展示,其目的在于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生产和运行相匹配,所要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可重复、可操作、可预测的生命存在状态,进而使生命从自然状态转向人类社会工业化的一个分支,生命由此成为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

在转基因技术操纵下,生命所面临的命运必然是从自然存在转化为可被计算的对象物。在自然本真状态下的生命原本是不可预测、不可计算的存在,而在转基因技术之下,生命如同其他物体一样只是以对象物的形象出现于人们面前,人们已然忘却了生命本原,眼中只有生命物。于是,以自然为本性的生命成为被图景化的生命,生命被展开为图景,成为物的集合的场所。如同非生命物一样,生命不再与价值、意义相关,成为纯客观的、独立于人之外的对象,而作为主体的人只是同生命不相干的旁观者、认识者。自此,生命脱离了赋予其神秘性的自然,成为可以进行数学计算和推演的对象;生命整体特征被还原为基因特性的组合,生命被认为是一架服从决定论规律的机器,人可以随意对其拆卸、组装;生命失去了本真的神秘特性,完全暴露在研究者的实验室里,作为人类征服和算计的对象。由此,转基因技术使生命存在方式从神圣的本真状态转向可以被计算的物质状态。生命的神圣性意味着人对生命自身存在的敬畏和持守,人可以操作生命以外的对象性存在物,但是对生命存在方式却一直保持着克制与疏离,因为生命不仅使人成为理性的会思考的生物,而且生命本身的自我生长和繁衍使其具有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性,甚至是高贵性,而生命本身所拥有的有限性使人在其面前生发怜惜和尊重,如此种种,生命在技术运用面前一直处于退隐状态。但是转基因技术使生命存在方式被带入一种物的状态,使生命成为对象性的存在者。而在此之先,生命只是以如其所是的自身方式存在,其存在的目的是为自身,其显现的方式也是为自身。当转基因技术使生命成为对象性的存在者时,生命显现的方式以及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自身的如其所是,而是为了配合技术的需要显现和存在。比如鱼的存在是为了将自身的基因用作实现生物学家将其转移至靶基因中,而经过如此操作之后,鱼的存在与靶之物的存在都失去了原先的本真性,转而成为服务于或配合转基因技术操作实现的需要。生命存在方式就此在转基因技术的运作过程中彰显出来,生命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何时何处存在都必须听从转基因技术的决定,此时的转基因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生命存在方式的建构者和决定者。在这种情况下,对转基因技术用于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解就不能停留在一种单纯的人的活动的意义上,相反,转基因技术规定着人按照它所施予的方式活动,它规定了科学家应当以怎

样的方式研究,决定了人们应当如何接受它并承接它所带来的结果。在转基因技术规定中,生命存在丧失了作为自身而呈现的特征,只是作为供给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品,其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能够赚取利润和提供消费。至此,生命原本拥有的内在价值完全被其功利价值所取代,其功利性在于能给研究者、经营者乃至支持者、决策者带来利益,而其内在价值被消解。生命就在功利价值的启示和引导下被堂而皇之的改变,一切似乎合情合理。围绕转基因技术,生物学家所使用的各种方法都不过是为满足技术的规定和需要,而普通人的承接体现为他们必须回应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各种生命方式的改变,即使这些改变如许多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所期望的对生命有益,而改变本身一旦成为现实,生命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

当生命转离自然状态成为可被计算的对象物时,生命在被研究者以及普通人眼里就不再具有高贵性,人们对待生命如同对待非生命物一样,可以被随意操纵、改变、处理。但是自转基因技术被运用到实际操作以来,有关这项技术将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后果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转基因技术应用以来暴露的各种问题也不断强化人们的担心和忧虑,以至于各国政府在促使转基因产品商业化方面都谨小慎微,不敢贸然大面积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事实上,围绕转基因技术可能存在的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险始终没有消除过。而仅从其出现是为了符合现代工业化生产的需要而言,转基因技术从本质上即是要消解生命的自然存在特征,将生命带入可以优势、优良大批量生产的状态中。这体现在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不是为着探求生命现象的本质或规律,纯粹是为了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而现今已经被商业化并大面积生产的各种转基因蔬菜、大豆、棉花等即是对这一目的的回应。

对于转基因技术运用于改变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事实,从事该项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不仅供认不讳,而且认为这是一项合情合理的行为,其理由是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一直在干涉自然。因此,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干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要求人类不干涉自然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期望,而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必须要干涉自然才能生存吗?具体到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方式进行干涉问题上,我们提出类似的疑问:“我们真的必须要改变生命自然存

在方式才能生存吗?”曾经对理解 DNA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 E. 查理伽夫(Erwin Chargaff)也就此问题提出过质疑,他说:“我们有权利为了满足少数科学家的求知欲望而不可逆地抵制亿万自然进化的智慧吗?未来将会诅咒我们。”^[10] 基因工程倡导者罗伯特·辛西莫(Robert Sinsheimer)也指出:“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开发设计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对生命的基本责任感吗?我们真的要将我们未来的进化掌握在自己手里吗?对于科学家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11]309} 的确,在人类危机层出不穷的今天,人们在面对转基因技术对生命大范围的侵入时,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和冷静对待,而不是迫不及待地促使转基因产品商业化,因为生命存在的根本本来深扎于自然,唯有“自然”能使生命重新结成一体,成为生命,转基因技术对生命的破碎将可能使生命化为无形虚空之中的无数原子,而那一刻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

因此,在人们热衷于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深思生命存在方式的自然特征将有助于人们尊重自然,规避违反自然可能导致的危机。面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不是少思或无思,而是深思,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致谢:本论文受 2011 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录取号为留金发[2011]3022,学号为 2011685511)资助,是第一作者阎莉于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该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Minnesota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主任 C. Kenneth Waters 教授指导的成果之一,在此对 C. Kenneth Waters 教授的悉心指导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吴国盛. 自然的发现[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 [2]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 刘华杰. 自然二十讲[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4] 郝瑞,陈慧都. 生物自主进化论[M]. 大连:大连出版社,2012.
- [5]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6] 张启发. 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产业化及安全性与管理[J]. 华夏星火,2003(11).
- [7] 师庭雄. 作为存在之命运的技术的本质[J]. 江汉大学

- 学报,2009(3).
- [8]肖显静.转基因技术本质特征的哲学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5).
- [9]张静,万仁松.海德格尔视野中现代技术的本质与救渡之路[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6).
- [10]毛新志,冯巍.转基因食品——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5).
- [11]Erwin E,Sidney Gerdin & Lowell Kleiman(ed). Ethical Issu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责任编辑:刘浩)

GM Technology Challenging to Natural Survival Style of Life

YAN Li¹, LI Li², WANG Han¹

(1.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life exists in natural style. Now life is planned, reformed and created with genetic modified technology. Life in its natural style shows a single, unique and non-repetitive nature. However, the life through genetic modified technology breaks away from its inherent nature and matches to industrial produce and function and pursues the style of life which is repetitive, operable and predictable. Thus life enters a branch of human anthropological industry departing from the nature, and then life is changed to be a kind of operable, maneuverable objects.

Key words: Genetic Modified Technology; Life; Natural Survival Style